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得獎無數，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設計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鳳梨及其他吉祥物 · 陳家毅

新加坡街頭節日裝飾到處金雞報喜；鳳梨即黃梨寓意「旺來」，在南洋開始取代傳統紅燈籠。

農

曆新年今年蒞臨得比往年早，步入二零一七年不到兩週，新加坡街頭的燈飾已經快速更裝應景。從原本星光燦爛白雪紛飛，麋鹿拉著聖誕老人雪橇在空中奔飛，一夜之間變成紅彤彤到處喜氣洋洋金雞報喜的另一份拜年氣象。

大商場櫥窗、大堂的節日裝飾為招徠顧客，日新月異隨季更變如今在亞洲是常事。新加坡街上人氣全靠旅遊為主打，城市街頭燈飾的安

排顯然也花盡心思，近年十分善於裝扮自己提醒遊客，節日無大小都可在此島嶼熱烈慶祝一番。外賓來到，除了產生錯誤第一印象以為這地方一年到晚都在

趴地 (party)，並察覺小小彈丸之地節日卻竟然包羅了華歐馬印各民族的文化，以及截然不同的相關宗教慶典。除了聖誕和春節兩大節日，回族年、佛誕、印度點燈節、中秋節等無不緊跟年曆輪替登場做秀，城市中分區做街頭裝飾，好讓四個族群都皆大歡喜。

民粹似的街頭裝扮對城市美感有沒有加分的確是個可以

深入探討的課題，細微之處往往顯露出在地性的真正品味水準。牛車水華人區一帶幾條橫街窄巷迎春之際張燈結綵，不出所料一如往年還到處掛著比人頭還碩大的黃梨(鳳梨)裝飾物，續續閃閃大金大紅發亮的塑膠紙料製成品，近年來在南洋開始取代了北方傳統的紅燈籠，加上年尾季候風呼吹，得意洋洋地在風中搖曳打轉啊打轉個不停……

「鳳梨」命好為南洋人所



陳家毅

■ 「你方唱罷我登場」——東西方城市品味比拼，街頭裝飾二景：上圖是新加坡繁忙的新橋街口，新年伊始豎立起七彩耀目大雞，喜糾糾為華人區牛車水準備迎春。下圖是倫敦麗晶大街小飛人星燈裝置藝術氣濃，可是近年英國公共場所講究政治意識正確，連街頭慶聖誕的裝飾也難以避免，宗教氣息多年來早已從缺。

物了。另一被南洋商人熱搞起來的無厘頭行徑是過年時一眾起立團團圍桌，齊齊動筷撈起魚生片，大喊「發啊！」(閩南語發音)老想著發財的心態一下暴露無遺，較之以往喜事席間敬酒大喊「飲勝！」(粵語發音)還要粗俗多倍。春節期間許多建築行業的老闆設春酒宴客，為酬謝顧客、慰勞員工，酒酣耳熱之際少不了一同歡呼一同做撈起動作。「撈起

的習俗，到了南洋多年後偏逢後人發跡，荒腔走板變成集體撈起。外表特殊的鳳梨在十八、九世紀隨東征軍舟去到英國也曾掀起一陣好奇與騷動。熱帶水果越洋過海抵達彼岸之後，曾經身價連翻百倍成為英國上層社會宴客的珍貴果品。鳳梨表面菱形多扇果肉多汁，對大英人而言，是帝國遠征和新知識的象徵。英國人不但品嚐它，以水彩描畫它記錄它，鳳梨的模樣在十八世紀的英國貴族花園裏還被奉為藝術雕塑品，取代了以往羅馬帝國的建築物愛用來擺設、象徵智慧的「松果」(Pine Cone)銅雕；兩者遠觀是有相似之處，而英文賞給鳳梨的名子直譯就是「松蘋果」(Pineapple)，而非拉丁名稱 Ananas。以戰勝品「松蘋果」取代了古羅馬建築飾物的「松果」，當年英國人的野心不言而喻。

數年前我們在新加坡蘇丹馬來老區修復一棟老房子，原為出版社兼小印刷廠的傳統店面面積不小。正立面除了有英國建築的規格，也發現了不少意想不到的建築細節：古典的柱子頂冠本來應該是兩環桂冠葉狀，在這裏細察之下竟然是個鳳梨果體的造型。千山萬水從南洋流傳到英國的鳳梨，竟又回流返至原地，定格成為了老建築的一部分。

偏愛，皆因其金黃色澤在本地普遍被稱作「黃梨」，南洋華人多從商，迷戀其「黃梨」名字暗通「旺來」，十分吉利有招財之意，用來裝飾平添年味也無不可。相對其他瓜果如冬瓜苦瓜木薯木瓜便不會拿來應節，春節拜年在老一辈面前其名稱恐怕提都不好提。而今過年過節店舖門前的騎樓間除了擺滿桔子樹(大吉大利)盆栽，走廊樑上所掛著的，便是以上所說的塑膠紙料黃梨裝飾

潮州祖先斯文考究吃魚生人過年時不可或缺的新習俗。民間餐廳將「撈起」菜式趁機賣個盆滿鉢滿，大盤中真正的魚片少得可憐，早已被其他雜七雜八的蘿蔔絲甜薑片油炸片料等廉價配料淹沒，卻從也沒人投訴，單只為了討個「好意頭」。大節日沒人要點破這道新發起的迷思，其實早已遠遠偏離了源自潮汕魚生片嚐鮮的吃法了。